



苔依丝

(192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法国] 阿纳托尔·法朗士/著

吴岳添/译 984

下

目 录

下 册

鹅掌女王烤肉店(1892·长篇小说) (351)

蓝胡子和他的七个妻子(短篇小说) (582)

·附 录·

授奖词..... 卡尔费尔德(603)

受奖演说..... 法朗士(612)

法朗士生平..... (614)

序 言^①

我想讲讲我一生中的奇遇，有些是美妙而古怪的，回想起来，我自己都怀疑是不是在做梦。我从前认识一个加斯科尼^②的神秘学家，他死得很惨，所以我不能说他聪明。但是有一天夜里，他在天鹅岛上对我讲了许多卓越的话，我有幸牢记在心，并用笔写了下来。这些话涉及到目前人们极感兴趣的魔法和神秘学，如今的人开口闭口都是《十字架玫瑰花》^③。不过尽管如此，我却并不以此为荣。因为有些人会说我纯系虚构，这不算什么真正的学说，而另一些人则会说我所讲的已尽人皆知。我承认自己对神秘学不甚通晓，我的老师在我启蒙之初便死了。但是我学到的那一点儿东西却已经使我产生了强烈的怀疑，觉得他那一套纯属幻觉、欺骗和虚无。再说魔法与宗教格格不入，仅此一点就足以使我把它拒之于千里之外了。不过，为了不使别人把我看得过于无知，我想应该对这种错误学说中

① 在用18世纪优美字体写成的原稿上，本书有一个副标题：《热罗姆·瓜纳尔长老的生平和意见》。——作者原注

② 法国西南部，旧省名。

③ 18世纪下半叶的作品。——作者原注

的一点加以说明。我知道神秘学家们一般都认为，精灵、蝶螺^①、曼尔菲^②、地精^③和女地精生来都有一个和它们身体一样会死去的灵魂，它们通过和魔法师的交往才得以永生^④。我的神秘学家却相反地教导说，无论是地上的还是天上的，任何创造物都没有永恒的生命。我连想都没想就同意了他的看法。

他常说爱尔菲们会把揭露他们秘密的人杀掉，并且把在里昂路上被谋杀的瓜纳尔长老的死也归结为精灵们的报复。然而我很清楚，长老的死固然永远令人惋惜，却有着更为自然的原因。我就要任意地谈论这些空中和火里的精灵了，人的一生总要冒点儿风险，爱尔菲们的报复是不足挂齿的。

我热情地记下了我的好老师、热罗姆·瓜纳尔长老的谈话。如我说过的那样，他已经死去了。他是一个博学而虔诚的人。要是他的灵魂能安宁一点的话，他的美德本可以与罗兰^⑤长老相媲美，而在学问的广度和智慧的深度上还要大大地超过后者，在坎坷不平的一生中，他至少有一点比罗兰先生强，就是从未堕入让森教派的主张^⑥。他思想的坚定绝不因轻率学说的粗暴而动摇，我在上帝面前都能证明他信仰的纯洁。他在与各

① 中世纪传说它能生活在火中。

② 它在北欧神话中是空气、火、土的象征。

③ 神话中守护地下金银财宝的精灵。

④ 这种看法特别表现在蒙特福茨·德·维拉尔长老的一本小书里：《卡巴里斯伯爵或根据古代魔法师或智慧的神秘学家们的原则进行的关于神秘科学的谈话》。这本书有几种版本，我只需列举阿姆斯特丹的版本就够了（“年轻的雅克”出版社，1700，18开本，有插图），它还包括第二部分，但版本不同。——作者原注

⑤ 让森教派教徒、历史学家（1661—1741）。

⑥ 让森（1585—1638）的教义是人类犯有原罪，注定要受惩罚，只有极少数获得“神恩”的人才能得救，是一种宿命思想。

色人等的交往中深刻地认识了世界。这种经验，如果他有余暇和更适合于他才能的生活的话，无疑会有助于他像洛兰先生一样把罗马史编写成书。我对于一个如此杰出的人所讲的话，只能作为回忆录的点缀。像在《雅典之夜》中把哲学家们的优秀篇章进行比较的奥吕斯·盖利尤斯^①一样，像在《变形记》中收入了最美的希腊神话的阿普列尤斯一样，我做的是蜜蜂式的工作，我想采集一种精美的蜂蜜。不过我绝不至于自信到能与这两位伟大作家匹敌的程度，因为我所写的一切仅仅是出于对自身生活的回忆，而不是博览群书的结果。我所贡献的只是一片诚意。万一某个好奇的人读了我的回忆录，他就会承认，只有一个纯朴的灵魂才能用如此朴实而平淡的语言来表达。在我生活过的圈子里，人们总是觉得我非常天真，我死之后，这部作品只能使这种看法继续存在下去。

^① 二世纪拉丁学者。

第一章

我的名字叫艾尔姆·劳伦特·雅克·梅内特里埃。我的父亲雷奥那尔德·梅内特里埃，是圣·雅克街的烤肉店主。店的招牌是“鹅掌女王”^①，人所共知，她是像鹅鸭一样长着蹼足的。

烤肉店位于吉尔夫人的“三女郎”小百货店和布兰索先生的“圣·卡特琳^②之像”书店之间，披檐正对着圣·贝努阿·勒·贝图尔内。“小酒神”离此不远，它装饰着葡萄藤的栅栏是绳商街的拐角。父亲很爱我，当我吃完晚饭躺在小床上的时候，他就把我的手拿起来，从大拇指开始，一个一个地掰着指头，说：

“这一个把它杀了，这一个把它的毛拔了，这一个把它烩熟了，这一个把它吃掉了，这个小指头就什么也没有了。”

“酱油、酱油、酱油。”他说着用我的指尖挠我的手心。

于是他大笑起来，我也微笑着睡熟了。母亲总是说，直到第二天早晨，我的嘴唇上还挂着笑容呢。

① 法国中世纪的一个人物形象，名叫彼锋克，是一位为自己的脚长得像鹅掌而苦恼的王后。

② 约于 307 年殉难的圣徒。

我的父亲敬畏上帝，是一个善良的烤肉店主。节日里他总是打着烤肉店主们的旗帜，还用烤肉的钎子和一根金色的掌尺^①在旗上缝了一个漂亮的圣·劳伦特^②。他常常对我说：

“雅科^③，你母亲是一个圣洁可敬的女人。”

他老爱说这句话。我的母亲确实每个星期天都到教堂去，还带着一本字母很大的书。她念不了小字母，说字母太小她的眼睛会看得掉下来。父亲每天晚上都到“小酒神”去呆上一两个钟头，拉手摇弦琴的让娜特和花边女工卡特琳也总到那里去。每当回家的时间比平时晚了一点，他就边脱棉帽边用温柔的声音说：

“老婆子，好好睡吧。我刚才还跟瘸子刀剪匠说呢，您是一个圣洁可敬的女人。”

我六岁那年的一天，父亲把围裙解开来重新系好，这是做出决定的标志。他对我说了这么一段话：

“我们家的米洛特可是只好狗，转烤肉钎子已经十四年了，我对它没什么可说的。它是一个忠心的仆人，从来没偷吃过一小块火鸡肉或鹅肉，干完活舔舔烤肉的叉子、钎子就心满意足。可是现在它老了，爪子发硬，眼也看不清，没法再转钎子了。雅科，那就该你，我的儿子，来代替它的位置。动点脑筋，干上一阵，你准能赶上它。”

米洛特听见这些话，摇着尾巴表示同意。父亲又说道：

① 意大利古长度单位，约合0.25米。

② 天主教的助祭，传说于公元258年被置于一根铁钎上用火炭烤死。圣劳伦特节是8月10日。

③ 雅克的爱称。

“所以，你要坐在这个板凳上转钎子了。不过，为了培养你的智慧，你要再念念教理问答，等把所有的印刷字母都念熟，再用心学几本语法或伦理学，还有《旧约》和《新约》里的动人的格言。因为敬畏上帝、分清善恶，就是对我这样虽然名气不大，但是很诚实的手艺人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我父亲干的是我这一行，但愿你也干这一行就好了。”

从这一天起，我就从早到晚坐在壁炉角落里转钎子，膝盖上摊着一本教理问答。一个挺和气的修士来教我拼音，他来时总带着口袋向我父亲募捐。他很乐意教我，我的父亲也愿意把一大块火鸡肉和一大杯酒给他作为报酬，因为父亲是尊重学问的。后来这个小兄弟看到我已经熟练地掌握拼音和认字，便带来一本漂亮的《圣女玛格丽特的生平》，教我流利地朗读里面的诗句。

那一天，他跟往常一样，把褡裢朝柜台上一放，走过来坐到我身边，一面把赤脚放在炉灰里取暖，一面第一百遍地让我念，

聪明、纯洁、机灵的女郎，
产妇们的助手，
您可怜可怜我们。

正当这时，一个身穿教士服、身材矮胖、然而气宇不凡的人进了烤肉店，用洪亮的声音喊着：

“喂！老板，给我来一大块烤肉。”

我的父亲由于职业关系变得彬彬有礼，他脱帽致意，弯腰说道：

“请大人先烤一会儿火暖和暖和，我马上拿来。”

长者不等再请，就到壁炉前面挨着修士坐了下来。

好兄弟正在念着：

聪明、纯洁、机灵的女郎，

产妇们的助手……

长老拍着巴掌说道：

“嘿！天下奇闻，独一无二！一个修士会念书！喂，小兄弟，您叫什么名字？”

“天使兄弟，不称职的修士。”我的老师回答。

住在楼上的母亲听见动静，也好奇地到店铺里来了。

长老以一种已经可以说是亲密的礼貌向她致意，说：

“太有意思了，夫人：天使兄弟是修士还会念书！”

“他什么字都会念。”母亲答道。

她靠近兄弟，看见一张图上画着一个受难的女郎，拿着一把圣水刷，认出是圣女玛格丽特的祷文。

“这段祷文可不好念，”她说，“字母太小，还连在一块。幸亏难受的时候，只要把书像膏药一样贴在身上最疼的地方就行。这样比背诵它还见效。我已经试过了，先生，就是在生我儿子雅科的时候。”

“您决不要怀疑，我的好夫人，”天使兄弟说，“您看成灵丹妙药的圣女玛格丽特的祷文，是明文规定要给修士们施舍的。”

他说着把母亲给他倒得满满的酒杯喝干，褡裢往肩上一放，朝“小酒神”那边走了。

我的父亲拿来一大块烤肉，长老从口袋里掏出一块面包、一瓶酒和一把刀子吃了起来，铜制的刀把上饰有先王的形象，好似站在一根古代圆柱上的罗马皇帝。

他刚吃了一口，便转过身来向我父亲要盐，对人家事先没把盐瓶拿来颇感意外。

“古人都是这么做的，”他说，“他们把盐拿出来是表示好客，而且还把盐瓶放在圣殿里众神的桌布上。”

父亲从挂在壁炉上的木鞋里把灰色的盐拿给他，长老随意用了一点就说：

“古人吃什么饭都把盐当成必须的调料。他们对盐非常尊重，以至把它比作使演说有味的俏皮话。”

“哎！”我父亲说，“不管您的古人怎么尊重它，也比不上现在盐税局给它定的价格。”

边听边织袜子的母亲觉得到插话的时候了。

“盐确实是一种好东西，”她说，“牧师给孩子们洗礼的时候，都把一粒盐放在他们的舌头上。我的雅科在放盐的时候做了个鬼脸，那时候他那么小，倒很有头脑。长老先生，我是说我的儿子雅科呢，他就在这儿。”

长老看着我：

“这已经是个小伙子了。他脸上充满谦虚的神情，他读《圣女玛格丽特的生平》是那么专心。”

“哦！”我的母亲接着说，“他也念天使兄弟给他的治冻疮的祈祷和圣·于贝特^①的祷文，还有那个辱骂了上帝神圣的名字，在圣·马赛尔镇上被几个魔鬼吞吃的人的故事。”

^① 主教，约生活在八世纪初。

父亲赞许地看着我，然后悄悄地对长老说，我有一种轻易学会我想学的一切的天赋。

“这么说来，”长老反驳道，“就应该把他培养成一个有学问的人。诗人忒俄克里托斯^①说过，学问是人类的光荣、生活的安慰、医治一切痛苦，甚至是爱情痛苦的良药。”

“我尽管是个烤肉店主，”父亲答道，“可是我尊重学问。我很乐意相信，正如大人所说，它是一种医治爱情的良药，不过我不相信它也能医治饥饿。”

“它恐怕不是一种医治饥饿的万应药膏，”长老答道，“不过它能像柔和的香脂一样带来一些安慰，虽然还很不够。”

他正这么说着，花边女工卡特琳出现在门口，帽子歪在耳朵上，头巾乱得不成样子。一看见她，母亲便大皱眉头，羊毛袜都漏织了三针。

“梅内特里埃先生，”卡特琳对我父亲说，“去向巡逻的警察说说情吧。您要是不去，他们准会把天使兄弟送到监狱里去。好兄弟刚才到‘小酒神’去，喝了两三壶酒，没有付钱，他说怕违反了圣·弗朗索瓦^②的教规。糟糕的是他看见我跟别人呆在葡萄棚下，就过来要教我一段新祷文。我说这不是时候，可他一定要教，我身边的瘸子刀剪匠就拼命扯他的胡子。天使兄弟猛扑过去，刀剪匠在地上滚来滚去，打翻了桌子和酒壶。酒馆老板听见动静跑出来，看到桌子倒了，酒也洒了，天使兄弟用一只脚踩着刀剪匠的脑袋，向所有靠近他的人挥舞着一张板凳。这个可恶的老板魔鬼般地骂不绝口，跑去叫来了警

① 古希腊田园诗人（公元前310？—245？）。

② “最小兄弟会”教规的创立者（约1416—1507）。

察。梅内特里埃先生，赶紧去吧，把小兄弟从警察手里救出来。他可是个圣洁的人，在这件事情里应该得到宽恕。”

我的父亲一向乐于使卡特琳高兴。可是这一次花边女工的话却并未产生她预期的效果。他干脆地回答说，他不认为修士值得宽恕，而是希望修士在修道院最黑暗的地牢里用面包和水来忏悔，因为修士是修道院的耻辱。

他说着就发起火来：

“一个醉汉，一个浪荡鬼！我天天供他好酒好肉，他倒上酒馆去调戏那些没人要的下流娘们，娘们不喜欢区里公认的诚实店主，倒爱跟磨刀师傅和修士们鬼混！呸！呸！”

他骂到这儿忽然停住，偷偷地看了我母亲一眼。她笔直地站在楼梯面前，毫无表情地编织着。

卡特琳对受到如此无礼的接待大感意外，她冷冷地说：

“这么说，您是不肯去向酒馆老板和警察们说情了？”

“要是您愿意，我就跟他们说把刀剪匠和修士一块儿带走。”

“可是，”她笑着说，“刀剪匠是您的朋友啊。”

“还不如说是您的朋友，”父亲恼火地说，“一个磨刀的瘸腿无赖！”

“哎！”她喊道，“这倒是真的，他是瘸子。他是瘸子，他是瘸子，他是瘸子！”

于是她放声大笑着出了烤肉店。

我的父亲转向正用刀子刮一根骨头的长老：

“跟我荣幸地对大人说过的一样：这个修士教我孩子读和写，每一课我都给他一杯酒和一块好肉：野兔肉、家兔肉、鹅肉，甚至还有松鸡或阉鸡肉。他是个醉汉，是个浪荡鬼！”

“一点不错。”长老答道。

“要是他再敢用脚踏进我的门，我就用扫帚把他打出去。”

“这么干就对了，”长老说，“这个修士是头驴，他教你儿子说的话没几句，驴叫倒不少。您最好把修士用来毒害您儿子头脑的《圣女玛格丽特的生平》、治冻疮的祈祷和狼人^①的故事都扔到火里去。跟天使兄弟上课的报酬一样，我来上课，教这个孩子学拉丁文和希腊文，还能教瓦蒂尔^②和巴尔查克^③使之完善的法语。这种出奇而有好处的运气，会使雅科成为学者，我也每天都有得吃了。”

“一言为定！”父亲说，“老婆子，拿两杯酒来。双方没有碰杯同意，事情就不算定局。我们就在这儿喝吧。我这辈子再也不想‘小酒神’去了，我要远远地躲开这个刀剪匠和这位修士。”

长老站了起来，两手扶着椅背，以缓慢而庄严的声调说道：

“首先，我感谢上帝、万物的创造者和保管者，把我引导到这间提供食物的屋子里来。只有他支配着我们，我们应该在人类的事务中看出天意，尽管看得太仔细是冒失的、往往是不合适的。因为天意包罗万象，无处不在，那些有上帝参与行动的场所当然是崇高的。而人类参与的场所却是猥亵的、可笑的，然而我们只有在人类活动的场所才能看出天意，所以决不能像修士和老太太们那样，在人家打猫时就叫骂着在猫身上见

① 传说中夜化身为狼的人或妖精。

② 法国十七世纪贵族沙龙文学的代表作家（1598—1648）。

③ 法国十七世纪散文改革家（1597—1654）。

到了上帝。让我们赞美天主，祈祷它在我对这个孩子的教育中指引我。其余的一切，我们都顺从它神圣的意志，用不着追根问底。”

接着他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酒给人的身体带来一种柔和而有益的热量，”他说，“这是一种应该由酒神诗人之王阿那克里翁^①和肖里尤^②在神庙和圣殿里歌唱的液体，我要用它来擦一擦我年轻弟子的嘴唇。”

他把杯子靠近我的下巴，喊着：

“学院的蜜蜂们，来吧，你们来一群一群和谐地停在雅各布·烤肉钎的嘴上，从此以后，它对于诗神来说就是神圣的了。”

“哎！长老先生，”我母亲说，“酒确实能吸引蜜蜂，特别是好闻的酒。但是不要希望这些可恶的虫子停在我雅科的嘴唇上，被它们刺一下可疼得受不了。那天我咬一个桃子，舌头被一只蜜蜂螫了一下，遭的那份罪就像下了地狱一样痛苦。天使兄弟一边背着圣·科斯马斯^③的祷文，一边用唾沫和了些土放在我嘴里，我才好起来。”

长老告诉她，他说的蜜蜂是一种比喻，于是我的父亲就用责备的口气说：

“老婆子，您是一个圣洁可敬的女人，不过我也多次注意到您喜欢搅乱别人严肃的谈话，跟一条搅乱一场九柱戏的狗一样。”

① 阿那克里翁（约公元前582—前485），古希腊抒情诗人。

② 法国诗人（2639—1720），他的诗受到阿那克里翁的影响。

③ 约于287年殉难。

“可能的，”母亲反唇相讥，“不过要是您多听听我的话，雷奥那尔德，您就会感到满意了。我也许对各种各样的蜜蜂一窍不通，可是我会当家，也知道一个在家里当父亲、在行会里当旗手的男人应该有什么样的德行。”

我的父亲搔搔耳朵，给长老倒了一杯酒。长老叹息着讲了起来：

“当然，学问在现代的法兰西王国，是不如在罗马民族那里受到尊敬了，虽然在雄辩术把尤金带给罗马帝国的时代，罗马人就已经堕落得失去了最初的道德。现在这年月，不难见到一个能人呆在一间既无火炉又无蜡烛的阁楼里。Exemplum ut talpa^①。我就是个例子。”

于是他向我们讲述了他的生平。除了有些话我由于年幼而不太理解、所以记不清楚之外，我都按他的原话照录于后。我当时以为等他对我有了信任，我荣幸地获得他的友谊之后，还可以把这些故事再重写一遍的。

① 拉丁文：像一只田鼠一样。

第二章

“我就是你们看到的这副模样，”他说，“说得更妙一点，我从前跟你们现在看到的大不一样，年轻、机灵、眼睛有神、头发乌黑，在博韦的学院里，在迪凯、盖兰、科芬和巴菲埃先生手下教过自由艺术^①。我得过勋章，也想使自己成为一个学术界的权威，可是一个女人毁灭了我的希望。她叫尼科尔·皮戈洛，在学院前面的广场上开一家‘金圣经’书店。我常到那儿去，翻阅她从荷兰弄来的书，还有茨魏布吕肯^②的带插图的、注释和评论都是很有价值的版本。我那时相当可爱，不幸的是皮戈洛夫人发现了这一点。她从前很美，也善于讨人喜欢，一双眼睛会说话。那一天，西塞罗^③和蒂特·利弗^④、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修昔底德^⑤、波利比尤斯^⑥和瓦罗^⑦、爱比

① 中世纪的七种自由艺术是文法、修辞学、辩证法、音乐、算术、几何学和天文学。

② 德国城市。

③ 罗马政治家、演说家（公元前106—43）。

④ 拉丁历史学家，出生于公元前59年。

⑤ 希腊历史学家（公元前460？—395？）

⑥ 希腊历史学家（公元前210？—125？）

⑦ 三世纪的罗马执政官。

克泰德、塞涅卡^①、波伊提乌^②和卡西奥多尔^③、荷马、埃斯库罗斯^④、索福克勒斯^⑤、欧里庇得斯、普劳图斯^⑥和泰伦提乌斯^⑦、狄奥多吕斯、德·西西尔^⑧和狄奥尼修斯、哈利卡纳苏^⑨、圣·约翰·克利索斯托姆^⑩和圣·巴西尔^⑪、圣·热罗姆^⑫和圣·奥古斯丁^⑬、伊斯拉漠^⑭、萨尔玛西尤斯^⑮、居尔比纳斯^⑯和斯卡利瑞^⑰、圣·托马斯·阿奎那^⑱、圣·波纳旺居尔^⑲、博须埃^⑳，以及菲里、勒南、戈德福洛瓦、梅塞雷、曼布尔、法布利西尤斯、莱龙神甫和皮杜神甫，所有这些从上到下挂满了四周墙壁的诗人、演说家、历史学家、神甫、博士、神学家、人文主义者，都是我们接吻的见证人。

“我没法抵抗您，”她对我说，“不要因此对我有什么不好

-
- ① 罗马悲剧作家(公元4?—65)
 - ② 罗马哲学家、政治家和诗人(约480—524)，著有《哲学安慰集》。
 - ③ 拉丁作家、政治家(约480—575)。
 - ④ 希腊三大悲剧诗人之一(公元前525—456)。
 - ⑤ 希腊三大悲剧诗人之一(公元前497—405)。
 - ⑥ 拉丁喜剧诗人(约公元前254—184)。
 - ⑦ 拉丁喜剧诗人(约公元前190—159)。
 - ⑧ ⑨ 奥古斯都时代的希腊历史学家。
 - ⑩ 君士坦丁堡主教(约344—407)。
 - ⑪ 希腊教皇(329—379)。
 - ⑫ 拉丁教皇、学者(约347—420)。
 - ⑬ 罗马帝国基督教思想家(354—430)。
 - ⑭ 荷兰人文主义者(约1469—1536)。
 - ⑮ 法国学者(1588—1653)。
 - ⑯ 法国人文主义者(1512—1565)。
 - ⑰ 意大利语文学家、医生(1484—1558)。
 - ⑱ 天主教神学家(1225—1274)。
 - ⑲ 教皇(1221—1274)。
 - ⑳ 法国大主教、作家(1627—1704)。